



隆按兩人皆通於兵事而以威信服夷狄故合傳

茅坤曰覽充國所上書與宣帝所詔問羌情可謂君臣勝事

隆按為人沈勇數句概充國生平大綱而通知四夷事一句則其成功根本也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隴西上邽音圭

後徙金城令

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

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

同也音零

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

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

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

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

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

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

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

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

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

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

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

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

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

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

盧舜治曰武帝時至此總叙其征討之功以應上通如四夷句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之其詞詳下文可見

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

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記突而前冒音

莫非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

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讐

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

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

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

匈奴師古曰煎讀曰前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

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

使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

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

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

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

才汝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

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

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

隆按非一世也應前在三十餘歲句

矛坤曰料羌與匈奴之情如指諸掌

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

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

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

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

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

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

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

言不順從也點惡也爲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

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王等謂漢無所取信歸向於是與他族背叛也
隆按自是時光祿大夫至此總為將趙充國起案
洪邁曰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歛者也
隆按充國自任所以起辛武賢之憂來浩星賜

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

之說以此茅坤曰宋將王武公督兵過隘恐敵人乘之先以兵待隘亦即充國度輒營陳之意
丘濬曰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此可為將兵者特重之法

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百陜在南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人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日

隆按常以遠斥候為務五句是充國行師大綱而先計後戰一句則其本指也

孟康曰日

後而可多計字皆從此句生出

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印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茅坤曰以夷攻夷之法

隆按揭出充國亦指結上文

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徵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

陳仁子曰充國不貪小利而伐其謀不攻支黨而伐其交皆老於兵法者昔武帝疑李陵悔行而詔以行期陵

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意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

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

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實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實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

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音胡恠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

不能持之以力量又倉溘猶之小勝以至寤降充國關武賢鈔掠之非揚昇开關貽之過再三詰問曾不變易而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卒如所料充國力量真可為國大臣豈特將隆接非至計也應上計欲以威信招昇开句

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

也。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

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人。幸能要杜張掖

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畧。師古曰言彼劫畧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

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

真德秀曰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于載之下猶可師也茅坤曰宣帝賜充國書所料虜情未中肯綮而其指摩約束似得御將之法

劉奉世曰微無也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隆按劉氏此說似勝微字合從下句讀

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于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賢。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

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

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皸瘃。文穎曰皸。拆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

反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

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

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曰姑音兒。遮反。亡慮萬二千

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隆按此上論人
事此下論天時

戴溪曰漢嘗窮
兵深入二三十
年用事夷狄雖
上馬物故而虜
亦折地不支就
使如辛武賢之
策出兵破羌差

亦當難解困弊
不足抗漢未至
如充國所慮者
然充國志不在
羌也漢名將稱
衛霍然實無他
能專以深遠遠
討為功又當時
輕銳少年若中
軍傅介子輩以
圖倖倖懷匕首
刺人於戶牖之
間使天子喜邊
功輕敵生事者
非此輩啓之乎
充國老臣深識
世變不以晚年
一為宣帝言此
誰當復言者愛
惜民命保護國
體使天子知養
威持重不折矢

漢書卷九十九
趙充國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
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
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
郎將卬將胡越佗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
下勝羌人在四星在
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
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
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
言為將
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
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廼上書謝罪因陳
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

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
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
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
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
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
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
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
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
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漢書卷九十九
趙充國

已

傷敵亦足以制敵成功功成宴然而無後患餘禍可以活民命存國體匡救其君之心術以為後世用兵之法

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

隆按金城至長安千餘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主得報首尾纒七日班掾紀之見兵機之神速云

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弃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

漢書卷六十一 趙充國 信

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旱地令軍毋燔聚

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旱羌聞之喜

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

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備便音頻

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

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

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

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

隆按此以後反覆議論總不出度其必壞二句

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

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畱

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

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

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

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

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

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

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

茅坤曰充國欲多積谷屯田以守先零似老帥費財也而卒以成功其中必有用間行謀離其黨與困其腹心以為勝者

苗震曰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致命重為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近就不回稟然古大臣之風烈又不持不智已也

陳仁子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孛屋者胸中歷歷先有成算振凱以還如抽矢箠中取諸奇耳

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

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

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

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

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

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

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豪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

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稗也石百二十斤稗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

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

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

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

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

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分屯

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水而下也繕補

唐順之曰老成之將直陳所見

唐仲友曰守中田議與亞夫擊壁事同獨充國志蓋七國

也浚深治也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

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

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

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

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賢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事急羌兵諸將所輕又充國自薦非亞夫乃文帝所屬之比

唐順之曰累叙隆按貴謀賤戰即先計後戰意

王禕曰充國奏

其言不在於屯田也先零罕開類皆為合執不能文充國故欲以計挫之其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幾也宣帝及在庭諸臣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

師罷兵師古曰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

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

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

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

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以為

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

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

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

不過粮草多少
爾幾初不露也
蓋人見其調度
異於尋常故輸
誠而退克國尋
亦凱還任邊自
冬涉夏未嘗收
粒粟不然五月
谷將熟詎肯留
以資敵耶克國
之笑浩星明曰
兵劫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至是
宜帝蓋始詰其
幾矣

得歸肥饒之隊資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
居民得立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
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
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
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
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
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瘡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

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

以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

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

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唐順之日漢時
萬餘里之地而
僅僅以數千人
守之必有長策
似謂一隊數千
人也

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
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
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
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
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
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
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

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

校聯不絕

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

械闌養馬也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鬪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

獲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
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
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
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
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
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

徐中行曰充國
受命平羌不希
功於旦夕也審
形便計利害守
便宜循而行之
終底厥績蓋戰
勝之形定于未
戰固老成之長
慮哉

茅坤曰李牧備
雁門亦謹斥候
守圍堡而已或
胡人小小寇犯
亦堅守不出即
此意

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曾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
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
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做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
夷也。師古曰視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
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
古贍字。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
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

唐順之曰老臣
忠言

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
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
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
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
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係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慶。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氐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眾人皆以破羌強

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平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

隆按補入浩星賜迎說一段。暗伏卬自殺案。劉子翬曰：先零之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充國見皇帝。迺罷遣武賢。更不論當此則過矣。使之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充國。告其子卬。它事卬自殺。充國亦罷逐為世仇。蓋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獨於充國惜之
凌迪知曰叙浩星賜說詞與霍光傳載茂陵徐生之言同例

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禽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師古曰醕音況

隆按安世嘗不快上一節班史不書於本傳而於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安世之賢為諱之耶

張棧曰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

務反即醕字也醉怒曰醕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出倫董漢將誠
當以趙充國為
最

丘濬曰張氏謂
漢以充國為最
愚竊以為古今
論帝王之師者
一充國而已何
止于將最已哉

隆按借揚雄頌
語結充國案

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

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

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

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

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

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

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

日即就也於
畫側而書頌

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

其旅于旱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大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遂克西戎還

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昔

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師古

雅之詩也日大雅小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相栢亦紹厥後

師古曰赳赳勁也栢栢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

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

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隆按結辛武賢
案且暗接下傳

隆按所在著名
應上尚未知名
句
劉敞曰郎中車
騎將軍是歷郎
中兼車騎將軍
省之總言之耳
隆按鳳之薦忌
非本謀也蓋席
以結人心云
茅坤曰將家相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
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翁字陷陳
郤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
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
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
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
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
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
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
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

忌而兩相殺自
古有之

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
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
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
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官
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衛青在位淮
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
禍難之形豫勝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
也厭音一葉反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士不素厲則難使
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
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

陳仁了曰何武
薦慶忌曰宜在
爪牙以備不虞
蓋不盡知慶忌
者觀班固傳言
匈奴西域敬其
威信是其大節
不在此當其上
書救劉輔叩頭
救朱雲此二事
表表絕人班固
獨不載本傳何
也慶忌在漢將
中有及黠社稷
之力置何武不
知於當時班固
不知於後世吾
固揭而出之

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

黃震曰慶忌為
吏所在著名而
居處恭儉可謂
賢矣王莽秉政
辛氏遂廢其子
孫又皆無負於
漢云

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賢。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竝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郿郅王圍甘

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

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

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

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

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

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

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

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九終

隆按此贊總只形容山西出將一句意而未則歸於風聲氣俗使然云

